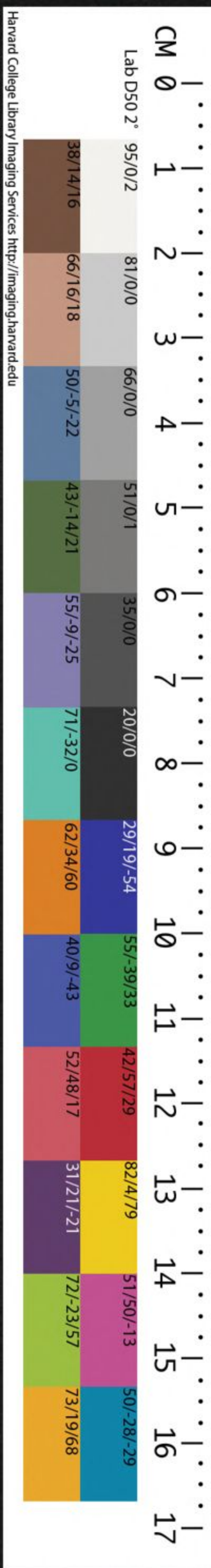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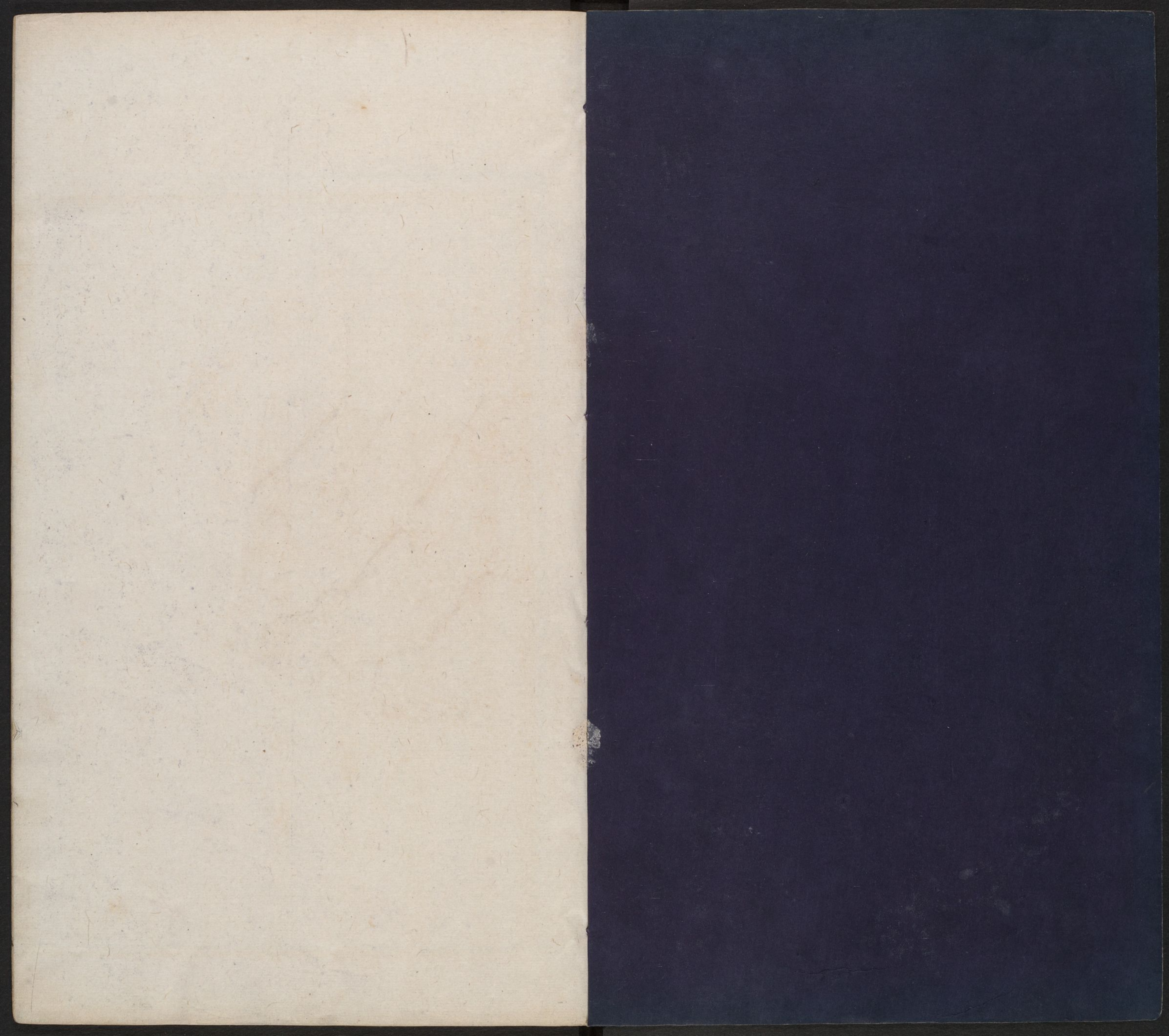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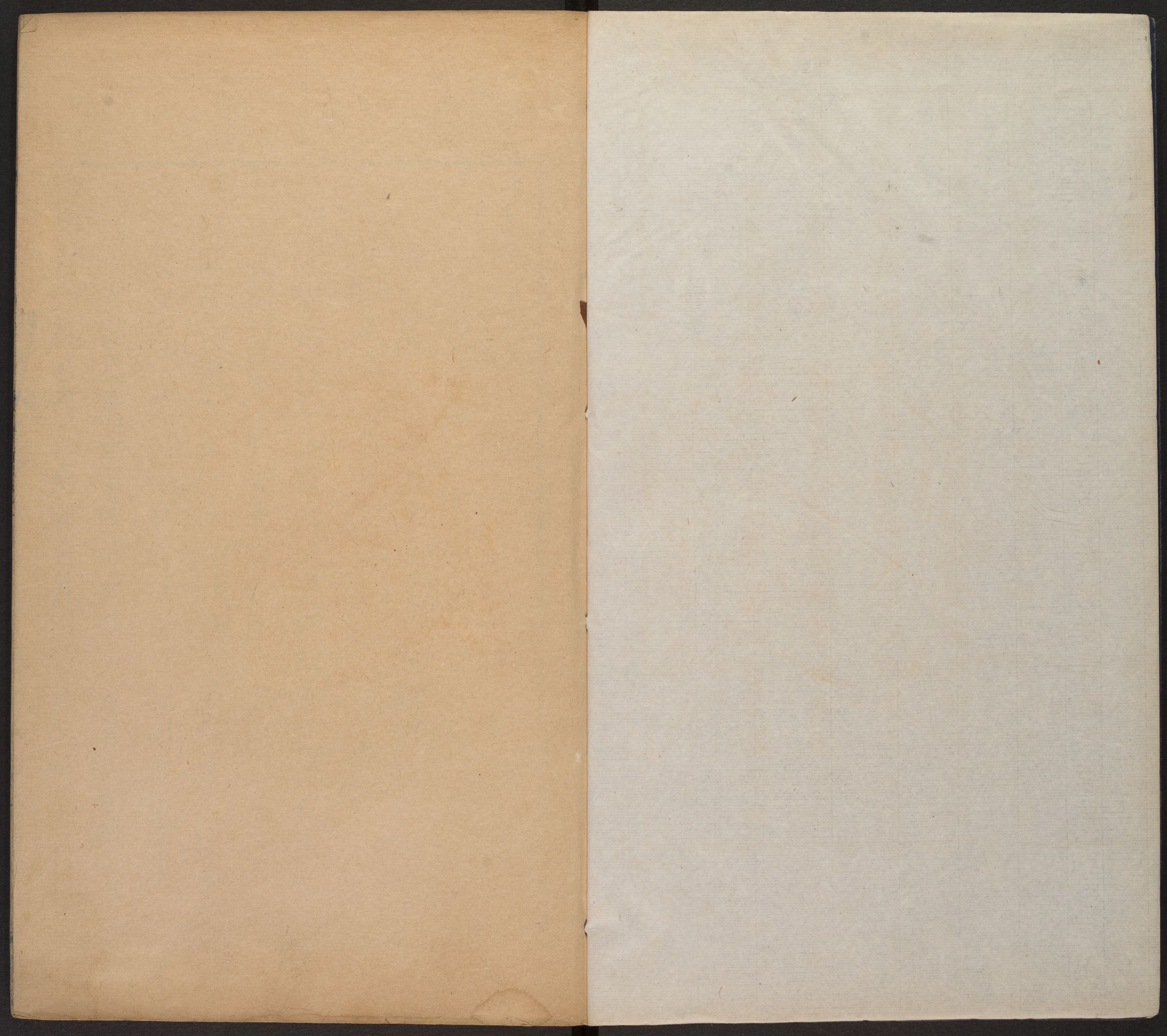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T 2560 / 79546







蜀志卷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朗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
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
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

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
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
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

錢按漢書靈帝紀中平五年休屠公胡殺并州刺史張懿此作張益蓋避晉宣帝諱改之紀又稱中平四年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韓遂鄯兵大敗不言被殺與此傳異漢時無涼州此稱梁者音之誤也

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儵郤儉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扶亦求為蜀郡西部

錢云華陽國志無會字以不倉令下屬當從之

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者舊

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寃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逢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

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

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

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

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鑣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

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

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

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

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

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

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吐虯下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

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

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

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

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曰是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

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

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

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

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

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

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音墊

徒協詣涪音浮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

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

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

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明年

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

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

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

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

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

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
 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
 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
 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
 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臣清植
 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旣嘗收戮其二子則
 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
 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者爲季興受命之符 臣焯
 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
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
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
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
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
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
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
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
臣明楷按鄧艾

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

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

金失侯因家焉 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

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

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

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漢晉春秋

錢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亭侯以元朔二年六月封志誤又西京無亭侯之名亭六衍文也地理志中山國有陸城知即此陸城侯國蓋本中山之地貞以王子封侯因改隸涿郡其後酎金失侯地入於漢為勿慮元之世中山絕而更封仍以勿慮中山也

日。涿人李定云。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

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

尉。典畧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

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督郵以公

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

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

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

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恨之。因還治

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

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

錢云為字誤當是助字之訛

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

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為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

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

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袁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

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

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

錢云華陽國志作鄆州登下鄆人下鄆屬徐海故云鄆州也彼字誤

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

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

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

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

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

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

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

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

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

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

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

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

曰：劉立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

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

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

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

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

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

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

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

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

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

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

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

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

乃遣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

歸曹

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

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

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

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

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

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

乾隆四年校刊

俱東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

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

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

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

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

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著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

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

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

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

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

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

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

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

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

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錢云汝南在豫州部先巨領
豫州牧故得摩譚茂才

歸表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
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
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
公軍見麾旌便棄眾而走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
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
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
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
紹父子傾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
心敬重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
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
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
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

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
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
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
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
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裏肉生慨然流
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
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
會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
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三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
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
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使拒夏侯惇于禁等
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

爲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

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此未足爲恨也

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

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

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

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

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

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典畧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

比到當

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

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無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歸孫

語意似嘗甫耳

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
 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
 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
 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
 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
 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
 子并令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
 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
 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
 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
 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
 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
 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
 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
 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

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
 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
 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
 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
 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
 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
 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
 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
 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
 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
 後計江表傳之言當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
 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

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二

表吏士見堤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先主表琦為

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盧江雷

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偉事見魏武本紀

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

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

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

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

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

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

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

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

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

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

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

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

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

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

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

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

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

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懃之歡

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

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

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

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

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

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

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

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

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

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

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

能自保。况我乎。先主遂許之。遣使告璋曰。今不往救

錢三持當作行

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

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

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

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闡誦。脩以此益奇之。璋勅關

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

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

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

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

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眾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

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

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

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

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

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

主矣。乃殺之。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

先主歎息焉。戰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

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畧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

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使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

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郤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郤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

錢云此時張郃未死命字衍

錢云領字衍彼傳不書鎮軍將軍史之誤也

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

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

議中郎將臣射援

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

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軍師將軍臣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

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

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

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

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

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

趙高使閭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

安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

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

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立注曰庶衆也厲作也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

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

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

典畧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

白水關。四百餘區。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

是時正位名號甚正
牽引圖讖得毋辭費

錢按此卷列名者劉約
等十二人而名稱巨父
果何人之父而華陽國
志云周群父止時似
當從之又據周群傳云
子巨父傳其術或巨者
巨之流而上股周字而
惜不得善本校

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
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
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立且來孝經鈎命決錄曰帝
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
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
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
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
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
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
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

錢按上文已有偏將軍黃權
不應重見致揚戲輔日替注
先王名漢中王用零陸賴恭
為太常南陽王柱為先孫勳
漢嘉王謀為少府此傳三人
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
權福亦存除先孫勳事

口此便足

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
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
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
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
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
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
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
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

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

考省靈圖。啟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

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

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戒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

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卽作。

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

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

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
 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
 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
 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
 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
 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
 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
 絕使命典畧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
 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
 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
 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
 主雖云出自孝

晉書此未遠不意
 頓爾爾也

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
 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
 憲章而載記闕畧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
 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
 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
 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
 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
 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
 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
 嶺於夷道猓許交反亭駐營自恨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

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收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曷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尙書

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

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卽是言先主死意。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

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臣浩

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

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

遷為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本

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踬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改

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棚宋本作柵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明楷按武帝紀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

○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安

縣今改正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

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行

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臣龍官按張郃死於建興九年此

云淵郃恐誤通鑑無郃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

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

史趙顛等之下爲有脫字郃字非衍也通鑑刪郃字

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諡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爲正統則當以此諡爲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猶沿通鑑之誤

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十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祫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

○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

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

諸事草創所謂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蜀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後主

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卽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鄭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
玄曰物猶事也。

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

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

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

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立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

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

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

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

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兔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

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

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立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

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

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

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

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

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

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

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

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在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冀行天討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倣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旃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

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
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
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
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
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
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反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

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
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
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
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

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書春秋曰冬十月江陽

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
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

臣松之案渝縣名也。屬蜀郡。音翦。

登觀阪看

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

琬卒

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譙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
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
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
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
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土斗絕一隅
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
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
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
未率大教天威旣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
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高廟神靈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
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
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
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
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譙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

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
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此
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
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三

七

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銜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十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稱此。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

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

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

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既死，蜀中軍眾鈔畧，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

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

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

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

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

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

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

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

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

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
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
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
典錫茲立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
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
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
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
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克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耶克曰不如此殿下何由
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
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無情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
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公泰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諡曰
思公子恂嗣

陳君之依之於武侯
也至矣何言修都耶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
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
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
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
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
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
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
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三

九

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爲赦不妄
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
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
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
十茲制漸虧
事又不然也

錢云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其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歿之後嗣君親政
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有間張邈上書欲亮下獄誅厥其任賢勿貳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而此不
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此承祚所謂卓也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不云十五而云十二
乎襄氏所誅殊未達其旨趣

蜀志卷三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作
乃爲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訛卽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營沔北陽平石馬注萬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菲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訛
作鄧艾今改正

蜀志卷三十一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改

正

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

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子瓚爲新平王○瓚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借緣蜀土○借毛本作階

天威旣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

下疑有闕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臣

清植

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

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

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

以是譏亮母乃失之拘乎

錢按先主甘皇后穆皇后
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
稱皇后而孫吳諸后則降
稱夫人又晉志稱昭烈曰
先主安樂王曰後主後主
太子璿皆名立傳且曰
其太子號吳志則曰權
曰亮曰休曰皓皆其名
可見承祚原以天子之制
不當亦堂僭号于吳也

蜀志卷三考證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

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

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主賴

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四

一

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

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

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

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

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

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

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瑁

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

納后爲夫人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

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

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

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

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卽位尊后爲

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

后薨合葬惠陵

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

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

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

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

隨後主遷于洛陽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

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

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

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

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

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

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

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

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立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立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少子疑當作小子後主太子璿璿為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四考證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閩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

子喬 樊建

瞻

董厥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

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獻帝春秋曰初豫章

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玄卒亮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五

錢按理証兄弟分仕三國各為一傳之首皆著其郡物亮証兩傳又皆云諸葛豐之沒蓋三書可合可分而其首尾完具不嫌重複也魏志鍾繇與子會亦有信之首俱云穎川長社人則重皆在當矣

躬畊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

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

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

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

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

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

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

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

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

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

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

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

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

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

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

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

如所謂鷓鴣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

威名建在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魏亦貴達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五

一

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
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
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
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
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

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旣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

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爲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詣曹公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

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

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

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

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

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

傳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

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

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

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

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

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

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

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

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

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

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

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

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

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
 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
 劉寶長史榮陽栢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
 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
 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
 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
 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
 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
 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
 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
 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
 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
 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限之
 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

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
 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
 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
 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
 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
 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
 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
 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日向得奇
 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
 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
 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
 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
 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
 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

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奔者舉

其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且以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始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建興元年，封亮

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

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

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

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眾，據道三年，春亮率眾南征，詔賜亮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其秋，亮率眾南征，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其秋，亮率眾南征，金鈇鉞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其秋，亮率眾南征，金鈇鉞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亮集。其秋，亮率眾南征，金鈇鉞

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

錢按出師疏本傳曰
載其全文而侍中郭
攸之費禕也郭董允
等云復載允傳將軍
向寵云云載向寵傳
六重出也

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

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

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

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

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

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戮謖以謝眾上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

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

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
 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
 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
 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
 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
 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
 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
 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
 下關中虛弱十一月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
 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
 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
 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
 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

錢云幾敗伯山汲古湖
 本云北聲之語也胡三
 省云幾敗伯山謂與烏
 桓戰于白狼時也古
 書伯與白通

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
 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賢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
 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
 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
 操五攻昌霸而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
 之委夏侯侯而夏侯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
 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
 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
 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
 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
 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
 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散。冬亮復出散關。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

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權正號。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郃

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衣鎧五千餘人糧盡退軍與魏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

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壘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載冲言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

知其乖刺多矣

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

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

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
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
死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矣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慮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
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
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
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
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
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
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及軍退宣王
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
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
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
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
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
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
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
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
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
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
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
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

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

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

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

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
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
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
曰喬本當還
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
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
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
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
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
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
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

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
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
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
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
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
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
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
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
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
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

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

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

才署吏。後為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

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

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

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

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

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

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

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

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閭

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

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

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

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

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

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

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

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五 三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

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

本立故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
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
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
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
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用中亮之所不用也
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
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
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
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
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
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
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
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
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
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
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可
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
釋鞏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

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
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
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
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
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
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
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
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
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
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
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立德
與操智力多少士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
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
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立德尚與抗衡孔
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
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

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
 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
 而不可偏恃也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
 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
 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
 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
 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大傅掾犍為李興為文
 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
 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
 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
 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
 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
 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
 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
 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
 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
 吳木牛之奇則赤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發
 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
 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
 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辰莅

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于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
 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
 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
 不沒哉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儒夫將
 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
 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
 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爲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

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

作

謂爲信然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

直龐仕元財如此臣良裘按廣元卽石廣元也龐士

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

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

臣龍官

按水

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臣浩

按文選此句上

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

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

臣浩

按此下

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

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

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

眾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

篋元遜鉤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
非由陳氏之疏臣明楷按箕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
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
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
爲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
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爲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
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郤注亮旣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旣出宋本作
旣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
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官
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
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

臣明

楷

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

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

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

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疆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

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

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先主之襲殺徐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

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

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

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

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

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

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

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

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

子傳

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

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

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及羽殺顏良曹公知

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

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從

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

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

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

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

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

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

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

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郝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

錢按楊載季漢輔臣
替并注及孫權呂蒙
皆俱其傳字蓋其人
士姓而仁其名也此
傳糜芳並羊而下文
但稱芳仁亦可證傳
為行字矣

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
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
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
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鱗艦之中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
也若許相援助何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
故匿其形迹乎

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
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
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
羽與晃
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
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
晃曰此國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
之事耳

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
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
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
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
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
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
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追謚羽曰忠義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
樊夢豬嚙其足語子
平日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子興嗣興字安國少
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畧皆上口

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
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
子彝續封蜀記曰龐惠子會隨鍾鄧
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

錢按關張二人史不載
其卒年志於蜀臣書
年者自諸葛亮統
法正馬超而外勳德如

持統善先帝禱武昭
如周張黃忠趙雲皆
不書年許靖趙雲年
逾七十於敘事係及
之初不闕乎善例杜
瓊年八十係孟先年
九十係以上壽加書
馬良兄弟死於社命
如古書之皆簡便文
非以為褒貶也

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
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
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
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
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
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
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
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

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

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

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
千斤錢五十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
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
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
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
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
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

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
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
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
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
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
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
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
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
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
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

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
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
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
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
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
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
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
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
遂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

錢按兩漢書例惟官名
稱左右者稱人籍貫但
云馮翔扶風而已此傳
云右扶風茂陵人法正
傳右扶風郿人而右字
當省

龐惠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壽成馬援後

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

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

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

署為軍從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

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

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

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

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

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

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

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超既統

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

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

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

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眇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

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

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兒不死吾無葬地也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

錢云前字疑行先主傳六稱都亭侯

婦弟種留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

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爲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

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殽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對於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

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

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典畧曰：初超之入蜀

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

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

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

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誦誦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

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遂隨先主至荊州

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其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入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

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
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
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

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錢云沔陽當作江陽

表

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軍已退

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

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

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七年卒追諡順平侯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六

十一

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
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
來歸國故復得諡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
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
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
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
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
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
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
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雲子統
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
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
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
哉能因窮致泰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
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軍
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

臣浩

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

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
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卽其姓字此
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軍行事元
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大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爲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爲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雲
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

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
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
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
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
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
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
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
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
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
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
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
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
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

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

致遠也

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

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

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

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

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

也音改 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

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

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

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

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

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

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

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

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

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

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遂取順守報之以

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

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

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

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

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

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

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

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

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

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

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

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具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謬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

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旣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進圍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

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
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
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

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總中闕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立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

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

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

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賤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賤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

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

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爲覺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

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闕爲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爲超越。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

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臣松之以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

錢云漢陽即天水也三國屬魏更名天水法選蓋選領之若楊儀選署恒農太守張翼領扶風太守之類耳

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笑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為水鏡○毛本作冰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

黃門吏部郎○

臣明楷

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

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公為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儒下有弱
字

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監本恨恨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光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爲人所教也注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本
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此

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
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
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
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

錢云孫策傳作吳郡太守

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怙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怙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伋合規靖懼誅奔伋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伋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

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愷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欸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

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蠶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

陳哉

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所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

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

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

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

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

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

援也。

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

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

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

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

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侗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

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

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

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游景耀

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

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八

日。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遠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其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潤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

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日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晞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

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
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
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
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
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
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識此意有攜手
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
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
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
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
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
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

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遠出財後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物日中而火大發

錢云贏郡領五縣
蓋今泰山置公既去
官郡之旋廢如晉志
不及之

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

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

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

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贏郡太守曹公

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贏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竺弟芳爲彭城相皆去官隨先

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

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爲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

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

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爲比芳爲南郡

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
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
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
白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

鄭玄傳云玄薦

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

袁紹將適荆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
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
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
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
竺與簡雍同等項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
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
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
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
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
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
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錢云：漢書董仲舒傳作泰密。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眾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

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日記人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之善忘人之過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宜

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箠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

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

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曾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

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

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

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聆蠶

而興。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

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

圮，胷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昔堯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剝兒坪，見世帝紀。昔堯

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

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

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

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

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

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

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

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

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

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

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

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

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糜竺孫乾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

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泊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

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

肆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

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

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

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

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糜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

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

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

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

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臣

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

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

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謨 陳震

董允 陳祇 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

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

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

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

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

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

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

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由欲遣周不疑就巴。

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荆

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

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

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會先主略有三

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

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

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

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先主深以為恨巴復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從交阯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

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

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巴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

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

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

巴甚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

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

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

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

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

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

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

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

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

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

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

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

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

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

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

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

之妙也。

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

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巳。」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謖臨終與

亮書曰明公視謾猶子謾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謾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閻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謾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

錢拙後漢書西南夷傳再駭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漢書作當帝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是汶山郡其未已久或漢末仍復并省至先主定蜀後復為郡也

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

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

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

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

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一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

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闔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構閒

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

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立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

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
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
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
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
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
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
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
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允親善亦有當時之稱
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允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
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
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

臣清

植

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

巴學○

臣浩

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
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

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

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勳敵國

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謾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

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

論

蜀志卷九考證



